



梦回瑶寨

蓝 敏



年纪渐长，常常梦回童年，回到那个位于半山腰的六巷瑶寨，那个竹林围绕的泥瓦房……我梦见自己背着饭包跟着外婆去牛场放牛，外婆在翠绿的牛场上绣瑶服，我站在山岗上等风来。风不来时，我就唱起唤风歌：“唧唧，唧唧唧，待待架架唧唧唧（风啊风，快来吧，跨过山坳，越过山峰来啊，风儿风）……”神奇的是，瑶歌一起，风儿当真就呼呼地赶来了。它吹起我的长发，逗弄着我的衣襟，不远处的牛儿也停下咀嚼，竖起了耳朵。

我梦见四月清明，牛场上的野茶叶冒尖，嫩绿的芽儿可爱喜人。清明那日，天蒙蒙亮，外婆就把我从被窝里唤醒。瓦房里弥漫着各种食物的香味：外婆蒸的黄色糯米饭，外公从坛里掏出来的猪、鱼、山鼠等各类鲜肉，竹叶糍粑，土鸡肉……这些食物皆是清明祭祖的供品。外婆细心地将供品打包分发，一家人就背起各自的供品到牛场“上清明”——扫墓祭祖。

山林茂密，山路陡峭弯曲布入其间。路半程，外婆模仿布谷鸟的叫声从林间传出，紧接着，对面山头也传来回应。“是大叔！”我高

兴地喊道：“我们在这，等等我们！”下方山头也传来了小叔的声音，一时间，各山头都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鸟叫声，来自堂叔、阿伯、阿姑、姑丈等有着或近或远亲戚关系的人。这是瑶寨特殊的招呼方式！祭祖结束后，外婆和阿叔们招呼村子里的其他男人聚在一起，生火熟食，喝酒猜谜；女人们则带着孩子们去采清明茶、挖竹笋。阿妈说，清明茶可作药用，便带着我满山采野茶，采完这个山头，就采下一个山头，我在山头间快乐地翻爬。回家后，阿妈在昏黄的灯下炒茶叶，炒熟后倒在竹簸箕上，双手不停地搓了起来，嘴里不时发出“嘶嘶”的声音。我问：“阿妈，烫不烫？疼不疼？”阿妈没有回答，额前的发丝随着茶叶冒出的白气往上飞扬，氤氲间，茶叶的清香钻入我心脾，阿妈挂满笑意的脸印在我心间。

我梦见杨梅成熟的六月，我们满牛场地找杨梅树。山上的野杨梅爬满了“飞丝”毛毛虫，可即便如此也抵挡不了成熟杨梅红艳的诱惑。我们这群野孩子猴似的爬上树，爬到杨梅最红的那一枝丫，猛摘几颗塞进嘴里，连子都不吐，

又抓一把往里塞。吃够了，过足了嘴瘾，我们才吊着双脚坐在枝丫上，吹着口哨优哉游哉地装进后背的“玛丽”（花蓝瑶背篓）。

我梦见跟外婆去“喊村”，告知村民村子里的红白喜事或农事商议，常在夜晚八九点，大家都收工回到家时进行。夏夜，就着月光，我们轻装上阵；冬天，一片漆黑，我们点着火把，踩着寨子里崎岖的石板路，来到村子里的最高处。寨子向东，外婆就从村子的南边喊到北边，声音从他唇上的胡子一颤一颤地发出，浑厚有力，穿过一户户人家，钻进每一个瑶民的耳朵里，在山的那边也起了回音。

我梦见自己“装十五”了。那年我13岁，按照花蓝瑶的习俗，虚岁已算15，意味着我已成年。正月初一，一早，外婆便过来帮我梳妆。她让我坐向正东方，拿着一把木梳给我梳头，嘴里念念有词。我身着7件瑶服，层层叠加，前襟交叉像鱼尾，加上披肩一片艳丽。那时，我身上几乎挂满全部家当：头上插着的是银簪，项上戴的是银马项圈，腰间挂的是银火柴盒、银挖勺等，手上戴的是银手镯、铜手镯。吃过早饭后，外婆

便领着我串巷子，向村民宣告家里有一名孩童成年了。曲回悠长的巷子里，身上的银饰叮铃响，引得大家纷纷从屋子里探出头来，塞给我一份礼，以表祝福。

我梦见大年三十晚，泥瓦房中燃着的火堆。吃完年夜饭的我们围着火堆听外公“讲古”。那些口口相传的瑶族故事，必须在除夕夜才能更好地传承。火苗不断上升，火星不断迸发，外公被火光映红的脸庞线条是那么明朗。

我梦见阿太了。夕阳下，她坐在屋前的晒棚上，对面是通红的晚霞，四周的山体被映得通红。那时的阿太已经94岁，嘴里仅剩一颗又长又尖的牙齿。我依偎在她的膝盖旁，听她讲完山绒婆的故事，好奇地问：“阿太，你的牙齿那么长那么尖，你是不是山绒婆变的？”阿太笑出了声：“我们不讲故事，我教你唱瑶歌。唧唧，唧唧唧，待待架架唧唧唧……”

云端六巷我的家，在这里，我拥有了一份独特别致的童年，有了一份回味无穷的回忆，得到了瑶族独特文化的熏陶，就让我常常梦回这里吧。

北宋汪洙所编《神童诗》有云：“春游芳草地，夏赏绿荷池”。初秋时节，我思量着荷塘必是好去处，于是便饶有兴趣地驱车前往吉村那片宽阔的绿荷塘。

近百亩绿荷塘位于村子的西面，村边几棵老榕树如撑天巨伞，“伞”下驻足远处遥望，连绵起伏的丘陵几乎把整个荷塘半圆合抱，敞开一面朝向村落，古朴村落与碧绿荷塘相互衬托，构成了一幅恬然和谐的乡村画卷。

在荷塘岸边踱步观望，塘中荷叶层层叠叠、密密麻麻，使人无法看到塘底的淤泥、看清塘中的污水。荷叶叶面多是洁净圆润，泛着蓝色幽光。含苞欲放的花蕾、完全绽放的花朵，以及落了花瓣、花蕊的花托，在大片绿叶中若隐若现，惹人追寻。驻足凝神审视，绽放的荷花更显自然典雅，一层层花瓣环绕在花蕊周边，颜色由淡青、暗红至粉红，自外而内逐渐过渡，毫无斗奇争艳之势，静默地融合于一体。荷花的花蕊整体颜色泛黄，烈日照射下微微闪烁着金光。

秋日荷塘，活灵活现的自然生态展现眼前。荷叶宽厚实，宛若天然的舞台，幼嫩的青蛙登台演唱，呱呱嚎叫，出尽了风头。有了斤两的老蛙却不爱那么张扬，它们常常蛰伏在荷杆下，微微探头、双眼雪亮，不为专注听唱，只为专心狩猎。五颜六色的水鸟，反反复复出没于水中，浮现水面的当儿，振翅抖落身上的积水，积水四处飞溅。如此这般，难以判断每次潜水，鸟儿是为洗澡还是捕食。至于鱼儿、螃蟹、对虾，它们全都潜藏在水里，难以看到活动的踪迹，但各自凭其本领，总能在池里栖息。

秋日荷塘的另一头，人声鼎沸。我循声寻去，只见村民塘中劳作的繁忙景象。劳作的村民多半与我相识，他们热情招呼：“老梁，来这儿做什么？”我狡黠回答：“老梁来这儿看大家做什么？”船头站着一位似曾相识的姑娘，她略带调侃的口吻高声说道：“老梁，大家各忙各的活，各有不同，你到底要看哪一家？阿叔阿哥捕捞大鱼，我和姊妹采摘莲籽，姊妹们收割荷叶。”我感到疑惑，自问自问：“捕大鱼、采莲籽，可作餐桌佳肴，拿到集市上出卖攒钱，摘荷叶有什么用呢？”姑娘聪慧耳不背，她嫣然一笑，娓娓道来：“老梁叔，您听我说，荷叶可沏茶喝，能当药用，解渴润肺，治疗高血压全都用得着，千万莫要小看它！”

采莲姑娘一席话如子弹正中眉心，毕竟自己酷爱喝茶，血压也常常偏高。于是乎，我诚心邀请姑娘“作媒引线”，跟她的堂婶购入20斤上好的干荷叶。

夕阳西下，我返程回家。车上载着的荷叶清香四溢，我再度回味那方天堂，心里思绪绵绵：吉村那方绿荷塘秋日别样美，游玩其中让人快乐，耕耘其间给人收获，打造旅游景点将更合适。美丽迷人的绿荷塘，吉村有妳，吉祥如意！



秋日荷塘别样美

梁 贵 雨



秋 荷 (张成林 摄)

乡村八月

何建伦

在时间的长河中，八月，仿佛一位温婉而又神秘的旅者，悄然踏入了季节的门槛。它不急不缓，带着夏日的余温与初秋的清意，交织出一幅既热烈又宁静的画卷。八月，是大自然最细腻的笔触，在蓝天白云间勾勒出一抹淡淡的秋意，又在金黄的阳光下保留着夏日的热烈与不羁。

走进八月，夏日的余韵依旧在天地间回荡。金色的稻田在阳光下泛着耀眼的光芒，那是大地对辛勤耕耘者的最好回馈。稻浪翻滚，仿佛是大海中的波涛，带着丰收的喜悦和生命的活力。午后，蝉鸣声此起彼伏，它们用尽全力吟唱着夏天的赞歌，虽然这声音中夹杂着几分疲惫与不舍，但更多的是对生命热烈而执着的颂扬。

八月，是丰收的季节。果园里，阳光玫瑰葡萄挂满了枝头，绿得发亮，宛如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绿宝石；苹果则羞涩地躲在绿叶之后，等待着人们的采摘。这些成熟的果实，不仅带来了甜蜜与满足，更寓意着辛勤付出后的收获与回报。人们品尝着这些果实，心中充满了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激。

八月的早晨，天亮得早，田野也醒得早，似乎天一亮，它就睁开了眼睛，精神抖擞地迎接崭新的一天。八月的田野，里里外外、

彻彻底底地透着晶莹的绿。八月的天空，是那样湛蓝而深邃，仿佛能洗净世间一切尘埃，让人的心灵也随之变得清澈透明。云朵悠然自得，或聚或散，时而轻盈如棉，时而厚重如山，似乎在无声地诉说着夏日的告别与秋天的欢迎。阳光依旧灿烂，却不再如盛夏时那般炙热，它变得柔和而温暖，如同母亲的手，轻轻拂过每一寸土地，给予万物以温柔的抚慰。这样的八月，总能轻易地触动心底最柔软的部分，让人在忙碌与喧嚣中寻得一丝宁静，也让那些在夏日里被烈日炙烤得疲惫不堪的灵魂得以休憩与重生。八月，就像一首悠扬的序曲，缓缓拉开了一年中最富诗意的篇章。

随着八月的深入，初秋的清意愈发明显。树叶开始悄悄地换上秋装，从翠绿逐渐过渡到金黄、火红，它们以最绚烂的姿态告别夏天，迎接秋天的到来。夜晚，星空变得更加璀璨，银河横跨天际，星星点点，如同镶嵌在黑色绸缎上的钻石，闪烁着迷人的光芒。微风吹过，带来一阵阵凉爽，让人不禁感叹：“秋天，真的来了。”

傍晚时分，微风轻拂，带着丝丝凉意，驱散了白日的酷热。人们纷纷走出家门，或漫步于林间小道，或静坐于河畔石凳，享受着

这难得的凉爽与宁静。夕阳如血，将天边染成一片绚烂的橙红，那一刻，时间仿佛凝固，让人忘却了尘世的烦恼，只想沉浸在这份美好之中。

八月的夜晚，总是格外宁静而深邃。万籁俱寂时，人们往往容易陷入深深的思念之中。远方的亲人、朋友，那些曾经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，都如同电影般在脑海中回放。月光如水，洒满大地，也洒进了人们的心田。在这份宁静与孤独中，思念之情愈发浓烈，化作一封封未寄出的信笺，静静地躺在心底的某个角落。

八月的工作，周而复始。下村时，我曾在稻田间追风，瞧那稻谷笑弯了腰，在田垄细数繁星，听那蝉鸣窃窃私语，也曾与群众“打成一片”中，真切地感受他们质朴的情感。三年来，我在这肥沃的田间汲取养分，默默耕耘，期待收获，也在乡野逐梦中找到归属感。

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八月，让我们把握每一个瞬间，珍惜每一份美好。不论是在田野间奔跑，还是在河边嬉戏，亦或是在岗位负重致远，都要尽情享受生活带来的快乐。愿八月的阳光，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，让我们勇往直前，迎接美好的未来。

诗 歌

我和我的秋天

黄宗信

当年，一头小牛犊演绎了我的生命，一条放牛郎的牛鞭摔响了我的童年。那时，我的秋天是牛背上的鹞哥鸟，一会儿望着草地上是否有蚂蚱在跳舞，一会儿望着稻田里的农人，用镰刀把金色的日子裁剪。

当年，一只小蜜蜂飞进了我人生的花园，一支勤劳的笔涂抹着我的学生空间。那时，我的秋天是小蜜蜂的忙碌，一会儿采集书本里的百花甜粉，一会儿把园丁的红勾挽在胸前。

当年，一头拉犁的水牛代表我自导自演，一把拓荒的锄头挖出公社社员的笑脸。那时，我的秋天是生产队的晒坪，一会儿接收稻田里的金钩串串，一会儿承担岁月的风雨绵绵。

当年，一块长城的砖头竖起了我的威严，一支钢枪威武了一个懂事的农村青年。那时，我的秋天是汗水打湿的草绿色军装，点缀着赤地戈壁的风沙弥漫，虽然看不到金色的稻浪，却紧连着丰收的村寨安宁的炊烟。

当年，一面小小的国旗映红了办公桌前的容颜，一份神圣的职责耗费了二三十年的期盼。那时，我的秋天是藏在抽屉里的各种奖状，填报表需要时才找来回忆忙碌遗忘的昨天。

如今，我已经成了卸轭的老牛，正躺在草场上反刍当年的沟沟坎坎。上帝啊！我还能拥有让生命添彩的秋天吗？汗水，只有汗水，才能让我续写金秋的灿烂！

人们总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，我的秋天里应该有开拓的犁头进击荒原。当人们纷纷收获秋天的红叶，我洒下的是继续耕耘的汗滴，播下的是正在孕育的丰收的明天……

此心安处，是吾家

章邱维

在这个纷扰喧嚣的世界里，家，如同一盏温暖的灯火，无论我们漂泊多远，都能照亮归途，给予心灵慰藉。而父母，则是那盏不灭的守护者，用他们无私的爱，编织成一张温柔的网，让家成为永远的避风港。

岁月悠悠，转眼间，那些关于家的记忆如同老电影般在脑海中缓缓播放。记得小时候，每当夕阳西下，炊烟袅袅升起，我便知道，那是母亲在厨房里忙碌。她用一双巧手，将简单的食材变成餐桌上的美味佳肴。那饭菜的香气，不仅仅是味蕾上的享受，更是家的味道，是母爱的味道，它穿越时光的长河，至今仍让我魂牵梦绕。

父亲是家中的一座山，沉默而坚实。他或许不善言辞，但每一个细微的动作，都透露出对家的深情与责任。记得夏夜乘凉时，父亲会轻摇蒲扇，为我驱赶蚊虫，讲述那些古老而又神秘的故事，点亮童年梦想。

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我渐渐离开了熟悉的家，踏上新征途。在城市的霓虹灯下，我学会了坚强与独立，但每当夜深人静之时，心中总会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思乡之情。这时，父母的电话便如同冬日里的一缕阳光，温暖而明亮，他们的话语虽简单，却总能瞬间驱散我心头的阴霾，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与力量。

如今，当我再次踏上回家的路，心中充满了期待与激动。远远地，就能看见家门口那盏熟悉的灯光，它仿佛在告诉我：“孩子，你回来了。”推开门，迎接我的总是父母那慈祥的笑容和亲切的问候。那一刻，所有的疲惫与烦恼都烟消云散，只剩下满满的幸福与满足。

在家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，临别时，父母总是站在门口，目送我远去。他们的身影在夕阳下显得那么瘦小，让我忍不住泪眼朦胧。父母在家就在，这句话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寄托，更是一种生命的感悟。家，因为有了父母，才有了灵魂；爱，因为有了父母，才更加完整。

在人生的旅途上，家的灯火始终是我心中最温柔的光亮。父母在家就在，这句低语如同一首古老的诗篇，吟唱着岁月的深情与不渝。在这个温暖的港湾里，我学会了如何在风雨中航行，在挫折中站立。岁月悠悠，家的故事在父母的皱纹中缓缓流淌，那些温馨而有力的瞬间，如同珍珠般串联起我生命的记忆。父母的眼神，是我永远的星辰；家的灯火，是我永恒的灯塔。